

陪伴，是最好的爱

■柳韵



信箱：liuyun5237@163.com

婚姻物语

茫茫人海中谁遇见了你，你邂逅了谁；谁错过了你，你注意了谁；谁陪你走了一程，你陪伴谁过一生？

一路上的行走，你会遇上很多人，也许是陪你走一站的，也许只是一个过客，于是生命中留下了许多逗号。一段经历一个逗号，一段感情一个逗号，一段付出一个逗号。无数个逗号的等待，只为最终那个句号。

这个句号就是那个你一生牵手，一生陪伴的人。

陪伴，一个简单纯朴的词，一种温暖人心的力量，一种给人依靠的信赖，一种惬意芬芳的欣慰。

谁能说，在无助的时候，不想有个人来陪伴；谁能说，在绝望的时候，不需要一个鼓励的眼神；谁能说，在受伤的时候，不希望有个人来安慰；谁能说，在被所有人不理解的时候，不需要一颗温柔的心来懂得自己？

看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，作为美食编辑的文佳佳，是一个小三，她身边的男人是大款，没离婚，她怀上了他的孩子。当然她的这种情况内地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生的，于是她就来到美国的西雅图，想把孩子生下来。当小三不容易，当一个怀孕的小三更不容易，在那个时刻，她也许深爱那个男人，于是她走了一步险棋，她以为只要有了孩子，她就抓住了那个男人。

她迫切地想要一个孩子，她想做一个好母亲。于是一个小三拿着男人的钱来西雅图生子，与其说生子，不如说为了成就自己的一个梦。人都说女人一生中会有机会做十个月的皇后，那就是怀孕的时候。这个时期正是需要有人陪，有人爱，有人宠的时候，可是这一切，她都没有。

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陌生的国度，忙于事业的男人却不在身边。她像一个烟鬼一样，靠着对男人的那点念想过生活。男人答应她圣诞节会去看她，这一次许诺，让她欣喜若狂。她盛装等待，换来的却又是一次爽约，男人的理由很充分：过节的时候实在脱不开身，也没有理由出去。

这次她彻底失望了。原来她只是，也只能是一个小三，即使她怀了他的孩子，她也不可



能有转正的希望。做为一个女人，一个怀孕的女人，她渴望被爱、渴望亲情、渴望依靠、渴望有男人在身边，但是她想要的这些，却自始至终离她很远，直到弗兰克的出现。

她才发现原来一切是那么简单，就像她在描述弗兰克的时候说：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，吃法餐。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，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。

当然，更重要的一条，也是最让她感动的是，他愿意爱上一个孕妇，并且不离不弃，一直陪她走到底。

当文佳佳的那个男人终于把她接回国，并且让她过上了梦寐以求的贵妇生活的时候，她却选择了和男人分手。男人气急败坏的告诉她，如果分手，她一分钱都别想得到。她却很平静的说：这不是钱的事，是你已经不在我的心里了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她为什么会放弃做豪门贵妇的机会，而选择离开那个男人呢？因为她终于明白，一个女人，真正需要的是什麼。对一个女人而言，钱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每一个关键的时刻，都有人陪在你的身边。

你忙，忘了我需要人陪；你忙，忘了我会寂寞；你忙，忘了我在等你电话；你忙，忘了你对我的承诺。——但你知不知道，爱情不是等你有空的时候，再去珍惜的。

一个人的别墅，一个人的晚餐，一个人的散步，一个人的悲欢。那个整日忙工作的男人，永远都只是她记忆中的一个影子，摸不到，找不着。她需要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她需要一个陪她，宠她、爱她的男人。

世界上最好的爱，是陪伴，这就是陪伴的魅力。

他，从电影系毕业后，因没能找到一份与电影有关的工作，不得不赋闲在家，靠妻子微薄的薪水度日，在美国做全职“家庭煮夫”，主要负责烧饭带孩子。在家蜗居了整整六年；有时候也出去到剧组打打工，做些零碎事情。

他就是著名的导演李安。李安的电影道路并不平坦，在家赋闲的六年，妻子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。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，李安每天除了在家里大量阅读、大量看片、埋头写剧本以外，还包揽了所有家务，负责买菜、做饭、带孩子，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之后李安回忆起这段生活仍十分痛

苦，“我想我如果有日本丈夫的气节的话，早该切腹自杀了。

第 58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，李安发表获奖感言说，别人在电影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里看到的是信仰，看到的是恐惧，而他则更关注电影里的“陪伴”，他感谢妻子陪伴他 30 年，对他不离不弃，在他人生的低谷给他鼓励，给他安慰，始终陪伴在他左右。

一辈子的爱，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细水长流。越平凡的陪伴，越默契的陪伴，就越长久。

一生无数邂逅，能在困苦之时一直陪伴左右的人并不多，或许人的一生没有找到自己认为的真爱，但一份长长久久、平平淡淡、不温不火、不离不弃的陪伴，才是一份最好的爱。

儿时看童话故事，王子与公主的完美结局总是他们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所以心下就一直以为只有生活在一起才是快乐的事，纵然有争吵、有分歧，甚至会有一些打打闹闹、翻脸无情的时候，但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一切都才有意义。

就像一位庆祝金婚的老太太说的，跟他在一起，就算傻事作尽，满口脏话，有时候还会大打出手，但过后我们还是会相处如初，我们的关系早已不是简单的爱人，而是更亲密的亲人。

长久的陪伴，长久的相知，长久的默契，造就了两个人婚姻的美满。

恋爱中的男女，恨不能天天粘在一起，一时一刻都不分离，这样的相伴是美好的，谁都可以很容易做到。难得是步入婚姻以后，两个人还能够平淡琐碎的日子里长久的相伴。

其实，男女之间最美的语言不是“我爱你”，而是当我需要你时，你和我在一起。

有句话说：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其实我要说，两情若要长久时，就必须朝朝暮暮。

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是肯花时间陪伴你的人。人们总给“爱”注释各种含义，其实这个字的解释很简单：有个人，真到最后也没走。

陪伴其实很简单。每天都可以对你说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还有“我爱你”；每天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你的笑脸，听到你亲昵的骂语；每天都可以吃到你亲手准备的饭菜，穿上你精心准备的衣衫。

陪伴不是时间概念，而是有血有肉、有温度的，它是爱的内容，甚至吵架也是。那种吵不走，骂不散，打不离的感情，才是真正的感情。

陪伴是很奢侈的幸运与坚持。人们都会以为来日方长，什么都有机会，其实人生是减法，见一面少一面。

生命无须过多陪衬，需要的仅仅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陪伴，一种无怨无悔的陪伴，共担风雨，同享喜乐。

陪伴，是最好的爱。

打给爱情的电话

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，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，女人想走，男人要留。

听护士讲，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，脑瘤的一种，致癌率极高。

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，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：女人 46 岁，有两个孩子，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，儿子念高一；十二亩地、六头猪、一头牛，是他们全部的家当。

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，就安在病房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，由于手机的普及，已经鲜有人用了。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，几乎每个傍晚，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。

男人的声音很大，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，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。

每天，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，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，院门插了没有，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，最后，千篇一律地以一句“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，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”作为结尾。

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，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。那天早晨，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，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。女人握着妹妹的手，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。

麻醉前，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：“他爸，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，用被卧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。咱不办事儿，不花那个冤枉钱，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！”女人的声音颤抖着，泪，汩汩地淌了下来。

“嗯，你就甭操那心了。”男人说。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。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，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。

护士推走了女人，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。

只过了一会儿，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来。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，男人坐下，又站了起来，又坐下，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。

“大哥，你说，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？”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，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。

“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，放心吧！”妻哥安慰着男人。

二十分钟后，男人又出去了，过了一会儿，又被妻哥扯了回来。如此反复了五六次，终于，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。

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，脸色有些苍白，眼睛微微地闭着，像是睡着了。

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，男人又出去了，回来时，手里拎了一包东西。一向都是三个

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，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。

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儿，自己却只吃了两个，便端起了水杯。

那个傍晚，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，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。

晚上，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。半夜，我起来去厕所，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，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。

第二天上午，女人醒了，虽不能说话，却微笑着瞅着男人。男人高兴地搓着手，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，送到了医生办公室，送到了护士台，还给了我和邻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。

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，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，便开始闹着回家。男人无奈，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、听来的新鲜事儿，打发时间。

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每天傍晚，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，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。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，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，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从水房出来，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：“牛一天喂两回就行，冬天又不干活儿，饿着点没事儿，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，养足了膘儿，压根儿能卖个好价

钱。你妈恢复得挺好，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……”

男人自顾自地说着，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。那一刻，我惊奇地发现，电话机上，根本没插磁卡！

撂了电话，男人下意识地抬头，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。

我指了指电话，男人这才意识到，自己忘了往电话上面插磁卡了。

“嘘——”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，示意我别出声。

“赵大哥，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？”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，小声问了一句。

“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凑手术费了！”男人低低地回答，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儿，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。
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，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，而是“打”给病床上的妻子的！

那一刻，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，为他，为她，为他们的爱情。

原来，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。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，他们的爱，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，体己、暖身，相依为命。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，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，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，平凡，质朴。